



西夏考古发现与研究简述

牛达生

20世纪以前,我国基本上没有什么考古可言,当然也谈不到西夏考古。被视为金石古物的西夏文物,也是屈指可数,十分稀少。20世纪50年代以后,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70年代以来,银川西夏陵的发现,对西夏考古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此后,在西夏故地的宁夏、甘肃、内蒙古西部、陕西北部和青海东部,都有西夏遗迹发现。地下的有墓葬、遗址、窑址、窖藏等;地上的有城址、寺庙、佛塔、石窟、碑刻等。出土了各种文物、文书等,为我们解读西夏社会,认识西夏文化,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。

一 早期西夏文物的发现

上世纪50年代以前,西夏文物的发现,都具有某种偶然性,但是,诸如凉州“西夏碑”、内蒙古黑城西夏文书的发现,却对后世的西夏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作为金石古物的西夏文物,最早发现于丝路重镇凉州(今甘肃武威)。1804年,乾嘉派学者张澍发现了“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”(俗称“西夏碑”或“凉州碑”),著录于其所著《养素堂文集》。“西夏碑”立于西夏崇宗天祐民安五年(公元1095年),为西夏文、汉文双字碑,内容十分丰富,尤其重要的是,使早已成为无人可识的西夏文字,重见天日^①。

1805年,清代金石学者刘青园云游到凉州,发现了西夏钱币窖藏,获得西夏钱币多种;对照“西夏碑”,认识了洪遵《泉志》中所称的“梵字钱”,原来就是西夏文钱。根据刘的发现,初尚龄《吉金所见录》第一次对西夏钱币作了系统著录。此后,清代所出钱谱,都相沿著录西夏钱币。

大体与此同时,官居刑部的学者鹤龄,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山顶古庙得佛经一函,瓷青纸,金字,凡8册。经认真对勘,正确地判断此经为西夏文《佛说妙法莲花经》卷一至卷八^②。鹤龄是最早试图认识西夏字的中国学者,十分难能可贵。

① 牛达生:《张澍、刘青园与西夏碑》,《固原师专学报》1993年第2期;《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》1993年第2期。

② 贾敬颜:《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6年第1期。

二 20 世纪西夏考古发现

进入 20 世纪，西夏考古有了新的发展。1908 年、1909 年，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的发掘，应该说是近代西夏考古的开端，但却是外国人搞得，而且是挖宝式的掠夺式的，东西也被运到俄国，给我们留下了深沉的屈辱和遗憾。但是，这次发现，在西夏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在黑城一座被称为“图书馆”的塔墓中，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书，计有数千卷之多^①。涉及法典兵书、辞书字典、佛经道藏、夏译儒家典籍，还有版画、唐卡等，内容十分丰富，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和文化面貌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库，改变了世上没有西夏书籍的局面，被学术界誉为是继敦煌石室、居延汉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。今天许多出版物，如西夏法典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》、兵书《贞观玉镜将研究》、百科式典籍《圣立义海研究》、字典《番汉合一掌中珠》、辞书《文海研究》、《同音研究》等，就是这批文献的研究成果。还需提及，受柯兹洛夫发现的影响，1914 年、1923 年、1927 年，英国人斯坦因、美国人华尔纳、瑞典人赫文斯定等，也先后到这里考察、发掘，其中，斯坦因所获较多^②。

另一件值得一叙的事是：宁夏灵武西夏文佛经的发现。1917 年，灵武知县余鼎铭，在城内一座古庙中发现西夏文佛经两大箱^③。这批佛经，部分流失，大部分被当时的北平图书馆（现国家图书馆）收藏，计有 100 册，“皆属宋元旧槧，蔚然成为大观”。王静如认为这是继黑城考古发现以后的文坛“盛事”，并于 1932 年，编辑出版了《北平图书馆馆刊·西夏文专号》以为纪念。著名学者周叔迦、罗福成、王静如等先生曾参与整理和研究。王静如《西夏研究》三辑，主要是这批佛经的研究成果，曾获法国东方学儒莲奖，是 20 世纪 30 年代西夏学研究的最高成就。

西夏陵墓的考古调查和发掘，开始于 70 年代。其中最早发现的、也是最为重要的是银川西夏陵。经调查，这里占地约 50 平方公里，有帝陵 9 座，陪葬墓 200 多座。自 1972 年以来，已发掘帝陵一座，陪葬墓 4 座，还有佛寺遗址、砖瓦窑址等，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物、碑刻残片和建筑材料等，是 20 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^④。本世纪初，在银川南永宁县闽宁村发现的西夏早期贵族墓葬，也很重要。此外在甘肃武威，内蒙古准格尔旗也发现过西夏墓葬。虽说数量不多，但这些墓葬地分东西，各有特点，反映了地区的不同特点。

西夏时期的碑刻，除著名的“西夏碑”外，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，又相继发现了银川西夏陵碑文残片，乌海参知政事残碑，永宁闽宁村西夏野利家族墓碑文残片下等。在明代的宁夏方志中，还保留了有关银川承天寺的两篇碑文。张掖“黑河建桥敕碑”，著录于清康熙年间，比“西夏碑”还要早，但搞清碑阴为藏文，也是 70 年代的事。这些碑刻屈指可数，但所用文字不尽相同，除汉文、西夏文外，还有汉夏合文、汉藏合文等，反映了西夏多元的文化面貌，也是研究西夏历史、民俗、宗教和书法艺术的珍贵材料^⑤。另外，还有唐末、五代、宋、金时期党项人的碑刻，以及元、明时期西夏遗民的碑刻，这对研究早期党项人

① 白滨、史金波：《黑水城的发现与俄藏西夏遗书》，《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1998 年。

② 向达：《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》，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·西夏文专号》第四卷三期，1932 年。

③ 牛达生：《灵武出土西夏文〈大方广佛华严经〉研究》，《吴忠与灵州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，2006 年。

④ 《“中国 20 世纪 100 项考古重大发现”评选结果》，《中国文物报》2001 年 4 月 4 日 7 版。

⑤ 牛达生：《西夏碑刻浅述》，《宁夏文史》第二十一辑（内资），2005 年。

的活动和西夏灭亡后西夏遗民的活动，都有重要价值。

钱币和官印，在过去，属金石学的范畴。有关西夏钱币和官印的收藏、研究和著录，至迟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开始。**20 世纪 70 年代**以来，见于报刊的钱币窖藏有近 **30** 处，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；西夏官印见之著录和新发现的约有 **150** 方。学界人士凭借丰富的实物资料，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突破前辈著录释读、考证辨伪的窠臼，开始对西夏货币制度和官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的探索。数十年来，发表了不少论文、报告，其中不乏精道之作，从而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，填补了我国钱币和官印研究的空白^①。

我国是丝绸之国，也是瓷器之乡。但西夏瓷器如何，则鲜为人知。**70 年代**以来，在宁夏、甘肃、青海和内蒙古西部地区，就有零星发现，多出土在墓葬、遗址、窖藏中。更为重要的是在宁夏灵武、中卫，甘肃武威，青海互助、湟中等地发现了西夏瓷器窖藏，出土了不少精美瓷器，有的还有西夏年款。**1984—1985 年**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，在宁夏灵武窑发掘西夏窑炉 **3** 座，作坊 **8** 座；出土瓷器、工具、窑具等 **3000** 余件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出版了《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》，真正揭开了西夏瓷的面纱，影响很大。**1997 年**，宁夏考古所又发掘了灵武窑附近的回民巷窑址，清理窑炉两座，出土文物 **2000** 余件，对西夏瓷作了重要补充^②。据研究，灵武窑共分 **5** 期，**1、2** 期为西夏中晚期，西夏后继续生产，直到清代；而回民巷窑略早于灵武窑，并废于西夏晚期。

西夏古城，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出土大量西夏文献的内蒙古西夏黑水城故址。上世纪初，俄人柯兹洛夫、英人斯坦因等皆进行考察、绘图、拍照，留下重要资料。**50 年代**以来，内蒙古考古工作者，在茫茫荒原上艰辛调查，先后发现了达拉特旗城塔村古城，鄂托克旗陶思图古城，临河高油房古城、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等 **30** 多座。**1965 年**，宁夏发掘了省嵬城故城，在其他地方，也发现西夏城址 **10** 多处。甘肃河西走廊也有西夏古城发现。陕西调查了位于陕蒙交界处的统万城、代来城。遍布西夏故地这些古城，为西夏历史地理的研究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。

西夏立国近两个世纪，在其境内兴建了许多宫殿、衙署、寺塔、驿舍、店铺、民居等。据载，景宗元昊除在贺兰山建有规模很大的“离宫”外，在都城兴庆府营造的“元昊宫”，也是“逶迤数里，亭榭台池，并极其盛。”^③然而，在 **80 年代**以前，除知银川承天寺，张液卧佛寺等几处为明清重建的西夏建筑外，更不知还有什么西夏建筑。**80 年**以来，先后发现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为“西夏原建”；**1988 年**，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继而又发现同心韦州康济寺塔、贺兰潘昶宏佛塔、贺兰拜寺沟方塔等，也是西夏古塔。这几座古塔，在细部处理上各有特点，有的塔身上还有藏传佛教的影塑佛像，但其共同点是底层特高，有简单的叠涩出檐，砌砖用黄泥作浆等，这些都是唐代古塔的特点。而被定为西夏最早的平面方形的拜寺沟方塔，更是受唐代影响的结果。其它塔多为八角形密檐式高层砖塔，也是辽金时期北方盛行的塔式。如果要问西夏建筑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“杂用唐宋”，兼而有之^④。

西夏石窟的研究，在上世纪 **60 年代**以前还无从谈起。西夏石窟的调查研究是从 **60 年代**中期开始的。当时有关专家从莫高、榆林两窟中，初步认定 **80** 多个西夏窟。**70 年代**以来，又在敦煌西千佛洞、安西东

① 牛达生：《二十世纪西夏钱币和官印研究》，《二十世纪西夏学》，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。

②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、灵武文管所：《宁夏灵武市回民巷西夏窑址的发掘》，《考古》2002 年第 8 期。

③ 《西夏书事》卷 18。

④ 牛达生：《拜寺沟方塔原构推定及其建筑特点》，《国家图书馆学刊·西夏研究专号》2002 年增刊。

千佛洞、以及武威天梯山、张掖马蹄寺、酒泉文殊山、玉门昌马、肃北五个庙、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等地的石窟中，发现了西夏洞窟和壁画，从而大大丰富了西夏石窟的内容。但仍以莫高、榆林两窟的洞窟数量最多，壁画规模最大，保存最为完整系统。⁸⁰年代末以来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有关专家将莫高、榆林两窟中的西夏洞窟作了调整，从西夏窟中划分出 23 个西夏时期的回鹘洞窟；将著名的过去认为是“西夏王”的供养画像，也改为“回鹘王”；使其更为科学，更符合历史实际^①。西夏石窟上承唐宋，下启元代，延续近两个世纪，在我国石窟艺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
西夏考古的特点之一，是西夏文书的发现特别丰富。除上述在内蒙古黑城和宁夏灵武的重大发现外，70 年代以来，在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、张易乡遗址、亥母洞遗址，敦煌莫高窟；宁夏青铜峡市 108 塔，贺兰县宏佛塔、拜寺沟方塔等处相继有所发现；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及其附近地区也有新的发现。这些文书数量惊人，内容丰富，有西夏文的、汉文的、还有藏文的；有世俗的，但以佛经为主；有写本，但多为印本。其中贺兰县出土的西夏文《吉祥遍至口和本续》和武威出土的西夏文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^②。而敦煌发现的西夏文图解《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，是第一部图文并茂的西夏文佛经^③。在贺兰，还发现了少有的木质西夏文雕版^④。西夏文书除国内宁夏、北京、甘肃、内蒙古、陕西等省区有关部门有收藏外，在国外俄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瑞典等国有关学术团体也有收藏。在俄藏西夏文书中，也发现了数种活字印本^⑤。西夏学当今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，是与西夏文书的发现与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20 世纪以来，西夏考古一系列的重要发现，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，促进了西夏学的发展和繁荣，加深了我们对西夏文化面貌的了解和认识。这些发现和研究成果，对弘扬华夏文化，提高民族自信心，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。

(作者通信地址：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银川 750021)

① 刘玉权：《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》，《敦煌研究》1990 年第 3 期。

② 牛达生：《西夏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和特点》，《宁夏社会科学》1999 年第 2 期。

③ 刘玉权：《本所藏图解西夏文〈观音经〉版画初探》，《敦煌研究》1985 年第 3 期。

④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、贺兰县文化局：《宁夏贺兰县宏佛塔清理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91 年第 1 期。

⑤ 史金波：《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——西夏活字印本考》，《北京图书馆馆刊》1997 年 1 期。